死敌近2万，却留下5万忠魂埋骨大运河畔。面对强 大的敌人，台儿庄胜得惨烈——

背起大片刀 绑满手榴弹 敢死队 杀开一条胜利血途

首席记者 **潘高峰**

跨越1938年4月7日这个时间节点，台儿庄这个名字，在中国历史上有了截然不同的意义。

改变它的是一场血脉贲张的搏杀。20余万将士浴血奋战，歼敌近2万，却有5万忠魂埋骨大运河畔。面对最强大的敌人，他们胜得惨烈。在那“无墙不饮弹，无土不沃血”的土地上，拼命，是中国军队唯一的选择。

400年繁华的运河古城化为废墟，但作为中国抗日正面战场的首次大捷，台儿庄的铁血荣光，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日的斗志，也扭转了世界对中国的看法。

今年5月底，当记者来到期待已久的台儿庄古城时，却为眼前所见而惊讶：青砖黛瓦马头墙，灯红柳绿桥卧波。这是周庄、乌镇、同里，还是当年那个赤地焦土，最后靠白刃肉搏赢得胜利的小城？

旖旎水城与抗战遗存

台儿庄，隶属山东省枣庄市，毗邻江苏徐州。从枣庄高铁站到台儿庄，搭乘BRT快速公交需要一个半小时。2008年重建后的台儿庄古城就在城中心，京杭大运河，从城中穿过。

据说这里是世界上二战遗存最多的地方。但记者走进这座小城的西门时，一时却感到有些茫然。眼前的城池是如此秀丽，数百年的古运河在亭台楼榭旁宁静蜿蜒，仿古的建筑富丽堂皇，步云廊桥下龙舟穿梭，飞檐画栋间灯笼红艳，青石板铺就的街道两侧是各色店铺，叫卖声忙……

谁能想象，77年前，这里就是中日两军战斗最激烈的阵地，双方反复争夺运河，死伤枕籍。

81岁的李敬善老人是古城老住户，也是一位高龄志愿者。得知记者的来意后，作为台儿庄古城大战遗址公园义务讲解员的他，以自己亲身经历的讲述，让记者透过眼前繁华，看到了多年前的血与火。

“台儿庄那会就是个小镇，仗打起来的时候，我还很小，只有5岁。”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李敬善老人，已经不知多少次回忆起这段过往。“打完仗，人们陆续回到城里。我也跟着家里人回来，大人不叫小孩出来，因为满巷满街都是尸体，到处是枪炮手榴弹。小孩一见好奇，都想给来玩，大人怕出事。那时墙上还贴着标语，‘誓死不做亡国奴，誓死与日寇作战到底。’我们不认识字，都是听大人说的。”

在李敬善的指引下，记者在西门左侧看到两块标牌树立，上面写着“台儿庄大战遗骸发掘遗址”。李敬善告诉记者，这里就是古城重建时挖出中国军人遗骸的地方。

“知道那会的仗打得多凶吗？死了多少人吗？”李敬善不胜唏嘘。“1951年，台儿庄建了一所中学，我是第一届学生。那时候连个土操场都没有，我们学生就去挖土填。随便挖两锹，就能看到白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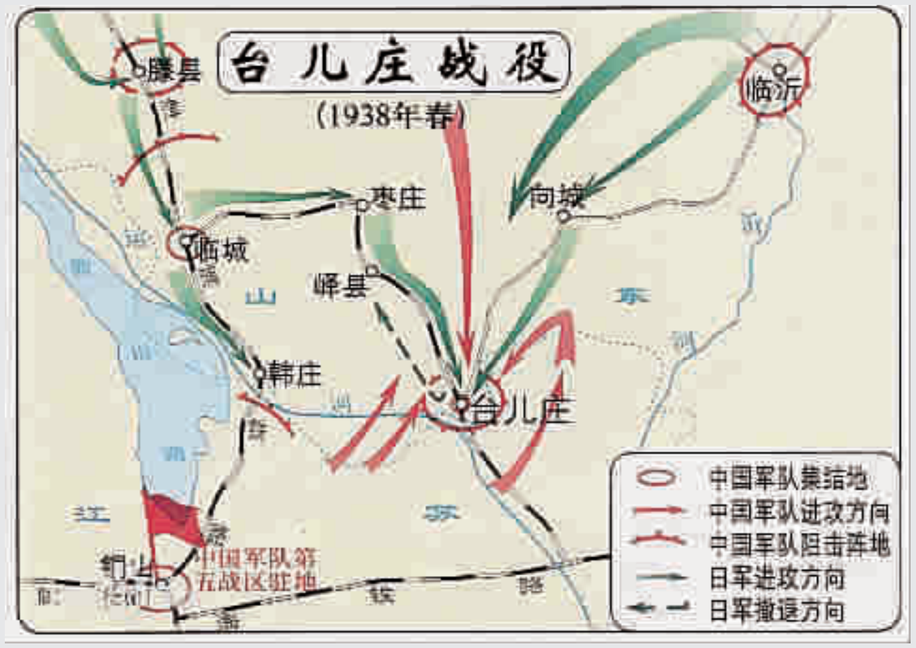
漫步古城内，远远看见一家商店的外墙上，悬挂着一张一人高的黑白照片，照片上，一位稍显稚嫩的年轻战士带着钢盔，一名老兵正在帮他将手榴弹绑在身上。“这是敢死队员。”李老告诉记者，这是当时的盟军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拍下的一个画面。

古城里，很多建筑外墙上挂着这样的照片、标识或版画，注明曾是哪场战斗的发生地。颜省吾营长挽胳血战处、太平巷巷战旧址、月河街巷战旧址……每一处遗址，都在无声诉说那场战斗的壮烈。

李敬善告诉记者，台儿庄战役后，整个城市几乎成了一片废墟，到处是尸体，房无完房。古城内仅存有义丰恒商号、仁寿堂药店、和顺糕点店、汝南堂、李氏故宅等清末民初的建筑11栋。“我家老房子，就是义丰恒商号。”李敬善带着记者来到台儿庄古城大战遗址公园，这里是他曾经居住的地方。义丰恒商号南楼的墙面上，密密麻麻的弹孔从上到下布满。

“小时候，老宅这片都是黄土地，台儿庄大战结束回来时光看见地上黢黑黢黑的，不知道是什么。后来平时地干的时候就是黄土，一下雨就又出现了。”李敬善当时感到奇怪，但直到后来才知道原因。

“其实，那土里都是血。”



■ 台儿庄战役示意图(资料图片)

■ 当年的台儿庄守军 图片来源：《同盟国的胜利——抗日战争图志》 罗伯特·卡帕(美)摄

■ 台儿庄大战纪念馆里陈列的敢死队员当年使用过的大刀

■ 古城一家商店外墙上挂着的敢死队出征照片

■ 今日台儿庄一瞥

本版图片除注明外均为 **潘高峰** 摄

记者手记

古城重生慰英灵

老实说，刚看到重建后的台儿庄，我是拒绝的。在古城外开出租揽客的司机小殷和我有同样观点：有点不伦不类。

少年时，看过《血战台儿庄》的电影。想象里，台儿庄就像一座顶天立地的血色丰碑，雕刻着战士与步枪，绷带与伤口，坦克与城墙，弹孔与废墟……那是中华民族一道惨烈的疤痕，一枚不朽的勋章。

也曾想过台儿庄今天的模样：最有可能，像中国大多数地方，经过几十年恢复和建设，成了一个说不出特点的城市。当然，如果能保留战火之后的原样，成为二战纪念地，那就更加完美。但现在，我看到了什么？一座风光旖旎的水上之城，一个5A级景区，但它的主题并不是纪念。

有些失落的心情，在采访中，慢慢淡去。当穿过古城中轴线上的水陆通衢牌坊，路过门系高头大马的参将署、闸官署，看过形似扬帆起航的“船型街”，踩过京杭运河保存最完好的古驳岸……我有些恍然，不经历战火，台儿庄原本应该如此——这个曾经“商贾迤逦，一河渔火，歌声十里，夜不罢市”的小城，早已有了“天下第一庄”的称号。

一位台儿庄古城管委会的工作人员透露，台儿庄大战后，面对一片废墟，李宗仁曾说过，一定会重建台儿庄。如今，台儿庄恢复运河明珠之貌，成为一座旅游和寻梦的城。我想，这也是在这里战斗过的、牺牲了的那些人，最初的梦想。

偏师弱旅与精锐之敌

“我们要用血肉来填住敌人的炮火，士兵先来填，士兵填完，你池峰城来填，你池峰城填完，我这个总司令来填，直到填完为止。”

1938年3月24日中午，日军矶谷师团逼近台儿庄，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配合下，开始向台儿庄大举进攻。守城的国民党军孙连仲部既无平射炮，又无坦克，全凭血肉之躯与之搏斗。

多年之后，在台儿庄大战纪念馆里听到讲解员轻声诵读孙连仲的这段话时，依然能够感受那种悲壮。

台儿庄大战纪念馆毗邻台儿庄古城，主体建筑水泥灰色，形状恰如一座碉堡塔楼。5月下旬，虽是旅游淡季，这里依然挤满了参观者，其中不少是学生。

“那是最危急的关头，在很多人眼中，中华大地已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副馆长李大军告诉记者，“当时，全国都陷于一种悲观的情绪中。南京失陷后的半年里，国民党在平津、忻口、淞沪等四大战役中，损兵百万，失地千里，几乎没打过一个大胜仗。”

在这一刻，日军进犯台儿庄欲取徐州，目的昭然若揭：沟通南北战场，打通津浦铁路，进而击破陇海铁路防线，实现与华中战区日军在武汉会师。

“台儿庄地方虽小，位置却极为重要。”李大军说，日本人派出了两个最精锐的师团，板垣师团和矶谷师团，这两个臭名昭著的番部，手握累累血债。“他们有飞机坦克，我们几乎没有什么重武器，有的部队甚至连人手一把枪都做不到。”

漫步纪念馆，中日之间武器装备的对比的确让人感慨。中国军队虽然人数占优，但除第20军汤恩伯部外，都是“杂牌军”，来自天南海北：张自忠第59军、庞炳勋军团原属西北军，李品仙第11军和廖磊第21军是桂系军队，孙桐萱第3集团军遗自韩复榘部，他们的装备、待遇、训练和战斗力，均无法与嫡系相提并论。

偏师弱旅遇上精锐之敌。

但拼死一战的决心，让日军对中国军队的悍勇感到惊讶。在纪念馆中，解说员讲述了一段当时日军步兵第10联队战斗详报对1938年4月2日战斗的记载——

“研究敌第27师第80旅自昨日以来之战斗精神，其奋勇死战的气概，不愧受到蒋介石的极大信任。全部守军凭藉散兵壕顽强抵抗直至最后。敌在狭窄的散兵壕内，尸体相枕力战而死的情景，虽为敌人，亦须为之感叹，曾令翻译劝其投降，绝无应者。”

在那场战斗中幸存下来的第30师176团3营营长仵德厚事后回忆，街道里到处都是烧焦的尸体，日军逐一蹲点把守。“我们只能推倒山墙前进，推不倒墙，就在墙上掏枪眼射击，对面的敌人也在掏，双方只有一墙之隔，互相夺枪。”

大刀、手榴弹和敢死队

大战纪念馆中的橱柜里，可以看到最多的战争实物就是刀。锈迹斑斑的大片刀，很多已经开裂、折断，但凝聚其上的血勇，隔着岁月和橱窗，仿佛依然能够感受。

李大军副馆长告诉记者，防守台儿庄的第二集团军属于西北军，人手一把大刀是他们的标志装备。而进攻台儿庄的濑谷支队属于日军第十师团的精锐部队，第十师团是日本陆军甲种师团，装备精良，被称为日军现代化部队的样板。面对这样的精锐部队，为避其锋芒，台儿庄中国守军利用手榴弹和大刀片，与其展开巷战和夜袭。

1938年4月3日，台儿庄进入生死攸关的时刻。日本《朝日新闻》当日刊发报道称，“日军已经占领台儿庄的四分之三。”而中国军队第二集团军三个师伤亡达十分之七。

池峰城向孙连仲请求撤退到运河南岸，给部队“留点种儿”。孙连仲那时也焦灼万分，此前，他给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打过电话。

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孙连仲语气哀婉，“我们把敌人消耗得差不多了，能否请长官答应暂时撤退到运河南岸，好让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也是长官的大恩大德。”

这一请求遭到李宗仁拒绝，“敌我在台儿庄已血战一周，胜负指数决定于最后五分钟。援军明日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将于明晨亲来台儿庄督战。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这是我的命令，如违抗命令，当军法从事。”

孙连仲当即回复，“长官有此决心，我第二集团军牺牲殆尽不足惜，连仲亦以一死报国家。”

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项羽曾破釜沉舟，迎战强敌。4月4日，日军电台宣布已完全占领台儿庄的这天，池峰城也下令炸毁了撤退的唯一后路，运河上的浮桥。他说，“台儿庄就是31师的坟墓。”

当天晚上，李宗仁下了一道命令，悬赏十万大洋，组织敢死队，夜袭敌军。

第27师师长黄樵松亲自组织了20名敢死队员。出征前，他写下了一首《榴花》绝命诗：昨夜梦中炮声隆，朝来榴花满地红。英雄效命咫尺外，榴花原是血染成。

石榴树是山东一种常见树种，许多人家种植在庭院，每年五六月间繁花盛开，通红一片。这首绝命诗，在守军之间流传开来。

第30师176团3营营长仵德厚组织了40名敢死队员，成功夺取城西北角，但只有他和两名队员返还。

在所有敢死队中，以31师91旅旅长王冠五的57人敢死队最为著名。57名敢死队员身绑手榴弹，手握大刀，与日军展开肉搏，返回时仅剩13人。出征前，他们把发给他们的大洋扔在地上，“命都不要了，要钱干什么！我们打仗是让子孙后代别做日本人的奴隶。”

据大战纪念馆统计，台儿庄大战过后，第31师使用了30万余枚手榴弹。时任峄县代理县长李同伟回忆，战后他返回台儿庄，看到地面上散落的手榴弹弹皮有10厘米厚，满地都是手榴弹木柄。

在生死攸关的4月3日和4日，数百名敢死队员身绑手榴弹，手握大片刀，白天巷战，夜间偷袭，成功收复失地。

2天之后，中国军队开始全线反击，日军仓皇遁走，大捷就此铸成。美国女作家芭芭拉·塔奇曼说，台儿庄大战是日本明治维新建立现代化陆军以来，第一次从战场后退。

一名日军士兵事后在日记里写道，“四小时下天津，六小时占济南，小小台儿庄，谁知道竟至于这样困难！其惨状实为人间地狱。”

486位国军将士埋骨荒野 村民筹建纪念园即将落成

压在西安乐村村主任刘建富心头的一块大石终于落地。

今年5月底的一个午后，刘建富和曾经担任过村支书的刘敬礼、邵明屹、刘敬松等5位老人，带着记者来到村外的一片杨树林，指着一条小水沟对面的土地告诉记者，今年9月抗战胜利纪念日到来之前，一座纪念葛沟阻击战中486位将士的墓园将在这里建成。

“如今墓园的方案设计已经基本完成。应该会有一块留白的纪念碑，486名无名将士，弄清一位，就刻上一位。我们会一直找下去。”刘建富说，“村里一代代人的期盼，终于要成为现实。”

大军压境小村庄

与闻名中外的台儿庄大捷相比，有两场战斗虽然名气不大，却至关重要。作为台儿庄大战的前哨战和外围战，临沂阻击战和滕县保卫战，功不可没。

“西安乐、西安乐，鬼子死成垛。”今年已经69岁的老书记刘敬礼告诉记者，在西安乐村一直有这样一段顺口溜，讲的就是当年中国军队在临沂阻击日本王牌师团板垣师团对台儿庄矶谷师团策应时，发生在西安乐村的一场战斗。

死成垛的何止鬼子。因为武器装备远远落后，每场战斗，中国军队往往都要付出成倍的巨大牺牲。

按照村里老人们流传下来的记忆，那场战斗发生在1938年的农历正月二十五。当天下午，中国军队在西安乐村以东的灌木林与一个中队左右的日军遭遇。占据有利地势的日军凭借装备优势，从高处扫射，中国守军渐渐不支，损失惨重，被迫撤出战斗。当晚，日军陆续进驻西安乐村村外。

两天后，中国军队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对日军进行阻击。双方激战正酣时，日军援兵从公路上乘卡车源源不断地投入战斗，“先来了4辆，后又来了7辆，一共来了11辆车拉着日本兵。”

随即外围的中国守军又对驰援的日军实施了反包围。“里三层，外三层，双方就这么打了起来。”刘敬礼说，双方第一次交火后，村里的老百姓能跑的都跑远了，只剩下些老弱病残以及不愿离家的村民，只听到村子里喊声杀声震天，“就是没个人腔。”

遗体抬了四五天

这场惨烈的战斗持续了数个昼夜，几乎没有停息。

战斗结束后，逃离的村民陆续回到村里，发现整个村庄已经沦为焦土。“胡同的墙上喷满了血，遍地都是死尸，惨不忍睹。光一个小院里，就有三十多具尸体。据老人们讲，抬尸体就抬了四五天。”村主任刘建富的奶奶今年已经98岁高龄，她也参与了当初为国军战士掩埋遗体的过程，她至今还记得，那个连长“胸口有个牌”。

刘敬礼告诉记者，回村后，乡亲们自发将阵亡的中国将士的遗体抬到村外大概一里远的地方进行了掩埋。“就是那片杨树林，那里有个干掉的水塘，但死的人太多了，坑很快就被填满了。村民们陆续又挖了两个坑，用秫秸笤搭盖覆土才将所有的遗体埋完。”刘敬礼说，村民们一共掩埋了486具中国军人的完整遗体。

从那之后，逢年过节，村里人都会来此烧烧纸，有放孔明灯的，也顺带着给放一个。刘敬礼说，老人们不止一次向他们回忆那段经历，每次都非常惋惜。“他们也都是有爷有娘的孩子。死的时候都是十六七、最大不过四十岁。”据老人们回忆，抬遗体的时候，掉出来的本本上都写着汉口军校或者这儿那儿的军校。“看着都是些学生，怪可怜的。”

村民想给修块碑

486具忠骨就这样沉默地掩埋在荒野，一埋就是70多年。

在这片荒地上，有一条小水沟，“早年下大雨的时候，经常就有白骨从地里被冲出来。老人们都交代不让孩子下沟摸鱼，以防被骨头扎了脚。”随着时间推移，当年的水沟已不复清澈。除了村里人，谁也不知道竟有忠骨掩埋其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刘敬礼在一次赴外地参观中曾遇到过一位老人。“在潍坊青州附近，其他人都下车参观了，我在车上没下车。”刘敬礼说，这时候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犹豫着靠近了他们的车。“他围着我们的车转了两圈，然后拍了拍车玻璃。”刘敬礼说，“我下车以后，他问我车上写的葛沟是不是沂水的葛沟。我说是，当时葛沟归沂水县。听我说完，老头看样子就想掉眼泪。他接着问我是哪个庄，我说是西安乐村，当时他脸色就很难看了。”

老人说：“俺那年在你庄上打鬼子，死了相当多的人啊。那年我才十七岁。”老人又问，“你那里建烈士陵园了吗？俺们跟上头反映过，上头说是给建陵园。俺们在那死了好几百人啊！”得知未建陵园的消息，老人不语，默默离开了。

刘敬礼说：“我到现在都记得，我问他打仗的时候害怕吧？他说，打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撤下来以后怕得要命啊，都是人啊。”

回去后，刘敬礼把这段经历说给村里的其他几位老人。从那时起，大家就开始就筹划着能不能给这些将士们立块碑。

社会各界都支持

“其实，村里也很支持。只是村里经济状况不行，修稍微好一点的就修不起。”刘敬礼当时想，要是实在没钱，俺几个老头就凑着出点钱给他们将就着修修。“抗战胜利都70周年了，怎么也得有个稍微像样的墓地吧。”

消息传出，引发社会强烈反响。台儿庄大战胜利77周年纪念日，当地媒体发起了为486位无名将士修建墓园的行动，企业家、媒体从业人员、演员们纷纷响应，表示愿意伸出援手，妥善安葬将士遗骨。这次行动也得到了当地政府和省民政部门的大力支持。

刘建富告诉记者，“我们是怀着一种非常朴素的心情来做这件事情。把这些将士当作自己家的老人来对待。如今，一直以来的心愿终于可以得以实现了。”

“期待有一天，能够有无名将士的后人知道这里有个纪念墓园，能够找到这里，为自己的亲人献上心香一瓣，告慰那些为国献身的英灵。”刘建富说。